

(清) 陳元龍 編

歷代賦彙

附索引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歷代賦彙/(清)陳元龍編. —影印本. —南京:鳳
凰出版社,2004.6

ISBN 7-80643-272-8

I. 歷... II. 陳... III. 賦—作品集—中國—古代
IV. I222.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026299 號

ISBN 7-80643-272-8



9 787806 432723 >

- 書 名 歷代賦彙(影印本)
編 者 (清)陳元龍
責任編輯 王華寶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 210009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集團地址 江蘇出版集團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 210009
集團網址 鳳凰出版傳媒網 <http://www.ppm.cn>
經 銷 江蘇省新華書店
印 刷 金壇古籍印刷廠
金壇市晨風路 186 號 郵編 213200
開 本 850×1168 毫米 1/16
印 張 69.5 插頁 6
印 數 1—2000 冊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7-80643-272-8/I·195
定 價 280.00 圓
(鳳凰出版社圖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一 別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八《集部總叙》說，在集部之中，除了楚辭之外，別集是最早的。「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書無稱屈原、宋玉賦者。洎乎漢代，始有詞人，迹其著作，率由追錄，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遺書，魏文帝亦詔天下上孔融文章，至於六朝，始自編次，唐末又刊版印行。」又同書同卷《集部別集類叙》說：「集始於東漢，荀況諸集，後人追題也。其自制名者，則始於張融《玉海》，其區分部帙，則江淹有前集，有後集，梁武帝有詩賦集，有文集，有別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謝朓有集，有逸集，與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約之正集百卷，又別選集略三十卷者，其體例均始於齊梁，蓋集之盛自是始也。唐宋以後名日益繁，然隋唐志所著錄，宋志十不存一，宋志所著錄，今又十不存一。」這兩段話十分簡明扼要地概括了別集產生的過程及其歷史背景，是學者所經常引錄的。我們從中也不難看出，別集的產生與辭賦文學有着特別的關係。

由於其文體的特性，加上受關於《楚辭》的傳統觀念的影響，目錄學中一般將楚辭單列，作為別集的單獨一類，今人仍多作如是觀。其實，換一種眼光，《楚辭》也未嘗不可以看作是一種特殊的別集，屈原、宋玉未嘗不可以看作是最早的文苑人物。上引《四庫全書總目》中提到的作家，從屈原、荀況、宋玉、司馬相如直到張融、江淹、梁武帝、梁元帝、謝朓、王筠、沈約，幾乎都是當時重要的賦家，賦作自然應是其別集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別集的概念未曾產生之前，某一作者的全部作品是以子書的形式出現，如《荀子》之類，可謂有集之實而無集之名。西漢一代賦創作勃興，日漸豐厚的作品積累使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有必要以作者個人為中心，整理彙編其賦體作品。於是，西漢末年的劉歆在其《七略》詩賦略「中率先以作者個人為綱而彙集各家賦作，這實際上是後來別集之雛形。《七略》原書雖然已亡佚，但以其為藍本的《漢書·藝文志》具存，可藉以探知其中詳情。《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自《屈原賦》二十五篇以下，著錄六十六家作者的七百七十一篇賦作，從實質上說，這可以說是六十六種專收賦作的別集，只是仍然有其實而無其名。兩漢以後，文體孳繁，作者蔚興，以作者為綱收錄其作品的做法也隨之擴展到賦以外的各體作品。《後漢書》、《三國志》等書著錄當時文士的創作，往往列舉其所作各體文章若干篇。如《後漢書》卷八十一《葛龔傳》稱龔

賦學文獻綜論

程章燦

賦是最能體現漢語言文字的特點，也最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文體之一。從先秦到清代，經過兩千多年的漫長而透迤的歷程，這個文體從六義附庸，蔚然成爲一個獨立的文體大國，從涓涓細流發展到波瀾翻騰的江河。先秦楚辭、兩漢大賦、魏晉南北朝抒情賦和駢賦，唐代的律賦和宋代的文賦等等，它在每一段流淌過程中，都揚清激濁，蕩起令人激動的浪花。在元代以後，這個文體漸行漸遠，逐步汨沒於廣袤的文學原野之中，但這並不是消失，更不是消亡，而是一種低調的「隱退」，在其他各體文學的諸多不同的文學場合中，我們時常可以看到它出沒的身影。無論是賦的專門研究者，還是它的一般愛好者，大概都不難發現賦有許多與衆不同的地方：這個文體「家庭出身」模糊，「血緣關係」復雜，個體經歷曲折，性情多樣多變，等等，甚至連專門研究者也不能夠將所有這些問題都說得一清二楚。它是傳統韻文的一大項，介於詩文之間，但既不同於詩，又不等於文，既有文（文章）的修飾，又有學（學問）的講究，既有「非驢非馬」的尷尬，也有「亦驢亦馬」的優長。也許，這些使人們感到疑惑的問題，也正是它迷人的地方，這些盤根錯節的復雜關係，也正是它所具有的廣泛意義和多方面價值的真實寫照。

賦從詩來，與詩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研究中國詩離不開對賦的研究。賦又是散文的一體，研究中國散文的發展，更不能不研究賦。在小說中，賦經常用來組織其場景描寫，要研究中國小說的文章和結構，也不能不了解賦。賦既見文采，又呈現學識。總之，賦在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中有其重要而獨特的地位。正因爲如此，所以歷代各類文獻都有與賦學研究相關的材料。本文將這些賦學文獻分爲別集、總集、詩文話、賦話、史傳、書目、諸子、筆記、類書和出土文獻等十類，并依次論述如下。

集》，其卷二收有《周天大象賦》一篇。其實，這是隋朝李播的作品，本來應該題作《天文大象賦》，或簡稱《天象賦》，但也許因為張衡是一位人所共知的傑出的天文學家，又撰有天文學論著《靈憲》，因此從宋代開始，就有人混淆《天文大象賦》的作者，誤為張衡之作，從明代類書《天中記》開始，又將其題誤為《周天大象賦》，張溥沒有細加考辨，遂致沿襲其誤。第二個是魏晉賦的例子。《四庫全書總目》已經指出，《束皙集》所錄《餅賦》，寥寥數語，不知祝穆《事文類聚》所載尚多。」其實，此段《餅賦》佚文不僅見於祝穆《事文類聚》，也見於《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和《太平御覽》等類書之中。

別集收賦不全的，并不只限於《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的各家別集，唐宋及唐宋以後別集中也存在這個問題。今以晚唐李商隱的別集為例略作說明。據《新唐書·藝文志》記載，李商隱別集計有《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詩》三卷、又賦一卷、文一卷，但在南宋以後，義山賦作開始散佚，而且情況相當嚴重，以致清人所編《全唐文》中亦僅存《虱賦》和《蝎賦》兩篇，寥寥數十字，距一卷之數相去甚遠。清代學者馮浩《樊南文集詳注》據《漫叟詩話》等書輯得兩篇賦佚文，陳尚君在《全唐文補編》和《晏殊〈類要〉研究》中，又據劉克莊《後村詩話》續集卷二和晏殊《類要》二書輯得義山賦六篇。雖然目前所知李商隱賦仍然僅有十篇，而且多篇殘缺不全，但較之《全唐文》所收堪稱今非昔比。中華書局最近出版的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文編年校注》，已經吸收了這些輯佚成果，使該書成為研究李商隱文包括賦創作的最為重要的參考著作。

由《李商隱文編年校注》之例可以看出，在賦學研究中使用別集，要注意選擇好的版本，經過歷代學者包括近現代學者整理的精校精注本別集往往可以給賦學研究者提供一個更高的學術起點，更好的學術操作平臺。關於北周作家庾信，清人倪璠的《庾子山集注》仍是迄今為止最好的集注本。中華書局排印版《庾子山集注》不僅經過許逸民詳細校勘，而且附有校勘者所撰《庾信集佚文輯存》一篇，從諸種詩話類書中補輯庾信賦五篇。顯然，這個版本的《庾子山集注》是研究庾信賦的學者首先要參考的。顏之推與庾信一樣是由南朝入北朝的作家，《北齊書》卷四十五本傳記顏之推「有文三十卷，《家訓》二十篇，并行於世」。又說：「之推集在，（其子）思魯自為序錄。」但《隋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已不載其集，可見很早就散失不傳了。除了《北齊書》本傳所錄《觀我生賦》之外，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隋文》卷十三所輯顏之推文章，亦不過區區兩篇，其中還包括《顏氏家訓·序致》一篇。其集既不傳，欲論顏之推賦體文學創作之成就，就只能根據《觀我生賦》以管窺蠡測。《觀我生賦》合時事和身世於一篇，感慨良多，自然是顏之推

賦中極有分量之作，亦可見其作賦之功力，但是它所提供的文獻視野畢竟過於狹窄。不爲人所注意的是，顏之推還有一篇重要賦作《稽聖賦》。王利器《顏氏家訓集釋》卷末附錄有《顏之推集輯佚》。他根據《北戶錄》、《坤雅》、《焦氏筆乘》、《一切經音義》等書，輯錄顏之推《稽聖賦》十三條。此外，筆者又從《坤雅》卷十一和《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九輯得兩條。雖然這遠遠非全璧，但已足以使我們了解此賦的宗旨及其結構特點，雖然現有的文獻還只能發出一些隱約稀疏的聲音，但它却使我們聽到了古老的《天問》體在遙遠的北朝賦壇的回響。

唐宋時代各家書目都載有顏之推《稽聖賦》一卷，它的佚失可能是元代以後的事。這篇賦曾經能够單行於世，說明它受世人重視。賦史上曾經單行的賦篇，例如司馬相如《上林賦》、班固《幽通賦》、張衡《二京賦》、曹植《洛神賦》、木華《海賦》、庾信《哀江南賦》等，幾乎全都是賦史名篇，因而也往往有人爲之作注。這些音注附驥而傳，但其自身亦有學術價值。《稽聖賦》也有後人的注本，只不過注者爲誰有歧說：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六稱是顏之推之孫顏師古，而《中興書目》等書說是李淳風。這一類獨立於作家別集之外的單篇賦作的單行本，也可以看作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別集。

除了單篇賦作的單行本之外，某些作家還將個人多篇賦作結集刊行，形成一部專收賦體文學作品的別集。這種別集與作家的其他別集并行不悖，或者可以相互補充。據《隋書·經籍志》記載，梁武帝既有《梁武帝集》、《梁武帝詩賦集》，又有《淨業賦》三卷、《圍棋賦》一卷，還有《梁武帝制旨連珠》十卷，五種著作都屬於別集，而或專收賦，或兼收詩賦，或總收各體詩文，或只收賦之旁衍一體，形式各不相同。清人毛奇齡的別集，除了有《西河集》一百九十卷見於《四庫全書》之外，還有《續哀江南賦》一卷，有錄無書^⑤。此外，毛氏還有《桂枝集》，其中有賦三卷，也有可能是一部專收賦體作品的別集^⑥，因原書已佚，暫不能定。毛奇齡早年頗爲留意詞賦，少時所作《南畿賦》、《北畿賦》二篇，傳誦遐邇，甚至有好事者將其《北畿賦》改題爲《大清建皇京賦》而刊刻行世。晚年歸田之後，他只「留心經學，而於詞賦一道竟棄置不問」^⑦，因而賦稿多所闕失。由此可見，即使近世作家的別集也有作品缺漏的現象，其賦作亦有更待搜訪者。

儘管如此，卷次浩繁的《西河集》仍然爲我們提供了研究毛奇齡賦體創作以及賦學觀點的諸多材料。就其賦體創作而言，《西河集》卷一百二十五至卷一百二十八收賦體作品，其卷前及各篇之末所附評注，都很值得一讀。就其賦學觀點而言，《西河集》卷二十二牘、卷二十三雜箋、卷五十五《丁茜園賦集序》、卷五十六《米木庵詩賦集序》、卷六十一《書歐陽永叔〈秋聲賦〉後》等，從各個方面體現了毛奇齡的賦學觀點。別集中的各類箋牘序跋，往往成爲賦論文獻的載體。在這

方面，《西河集》的情況是比較典型的，其他別集也大抵如此。

從序跋來說，首先要注意的是賦作本身的序，或稱賦序；其次要注意的是賦集的序，或稱賦集序。賦序的起源很早。兩漢賦作已頗多有序者，但其中不少是後人所附益的，比如司馬相如《長門賦序》、劉歆《遂初賦序》、張衡《思玄賦序》以及禰衡《鸚鵡賦序》等等。由於不是出自原作者之手，這些序文中所說明的作品背景是否可信有些還有爭議，但大多數還是可以採信的。《兩都賦》之前的長篇序言是班固自撰，其中論到賦體源流及《兩都賦》創作的緣起，無疑是一篇重要的賦學文獻。魏晉以後，賦序數量大增，而且多為作者自撰，在篇幅加大的同時，其功能也更加多樣，既有敘述創作緣起及題旨者，亦有梳理問題賦作的歷史脈絡並進而作藝術評論者，更有合此二項為一者。於是，賦序遂擺脫了對原作的全面附麗，超越了賦序的依附屬性，而獲得了賦評賦論的獨立地位。舉其要者，則有曹丕《七啓序》、陸機《遂志賦序》、傅玄《七謨序》、《連珠序》以及左思《三都賦序》等篇。後代的賦家往往師魏晉人之故伎，喜歡在賦序中梳理賦史的題材綫索，進行歷史和藝術的比較評論，這使賦序呈現出與詩序、詞序等不同的批評品格和獨特的發展趨向。

從創作主體來看，賦序可以分為作者自作序與他人作序兩種類型。左思《三都賦》有兩篇序言，一篇是左思自撰，一篇是與左思同時的著名學者皇甫謐所撰，因為都收錄在《文選》裏，所以流傳甚廣，早已成為賦學研究者耳熟能詳的重要文獻。一賦兩序，《三都賦》在賦學歷史上格外顯眼。和《長門賦序》之類的後人附益的賦序不同，皇甫謐《三都賦序》是當代名宿的署名作品，而《三都賦》又是紙貴洛陽之作，若在近世，這樣風行一時的作品必定會有單行本。從這個意義上說，皇甫謐《三都賦序》其實與賦集序不無相通之處。

作為一種賦學文獻，賦集序所表述的觀點往往較賦序更有系統性，相關的某些賦集已經失傳，通過賦集序還可以了解其大致的面貌。比如北宋范仲淹《范文正集·別集》卷四《賦林衡鑒序》、王禹偁《小畜集》卷二《律賦序》等。《賦林衡鑒序》曰：

仲淹少游文場，嘗稟詞律，惜其未獲，竊以成名。近因餘閑，載加研玩，頗見規格，敢告友朋。其於句讀聲病，有今禮部之式焉，別析二十門，以分其體勢；叙昔人之事者謂之叙事；頌聖人之德者謂之頌德；書聖賢之勛者謂之紀功；陳邦國之體者謂之贊序；緣古人之意者謂之緣情；明虛無之理者謂之明道；發揮源流者謂之祖述；商榷指義者謂之論理；指其物而咏者謂之咏物；述其理而咏者謂之述咏；類可以廣者謂之引類；事非

有隱者謂之指事；究精微者謂之析微；取比象者謂之體物；強名之體者謂之假象；兼舉其義者謂之旁喻；叙其事而體者謂之叙體；總其數而述者謂之總數；兼明二物者謂之雙關；詞有不羈者謂之變態；區而辯之，律體大備。然古今之作，莫能盡見，復當旅次，無所檢索，聊取其可舉者，類之於門。門各有序，蓋詳其指。古不足者，以今人之作者附焉。略百餘首，以示一隅，使自求之，思過半矣。雖不能貽人之巧，亦庶幾辯惑之端，命之曰《賦林衡鑒》，謂可權人之輕重，辨已之妍媸也。所舉之賦，多在唐人，豈貴耳而賤目哉，庶乎文人之作，由有唐而復兩漢，由兩漢而復三代，斯文也既格乎雅頌之致，斯樂也亦達乎韶夏之和，臣子之心，豈徒然耳！

這篇序作於天聖五年（一〇二七），可見《賦林衡鑒》一書在此前已經編撰成書。今天，《賦林衡鑒》一書已不可見，只能從這篇序文中窺測其大略。此書將律賦區分為叙事、頌德、紀功、贊序、緣情、明道、祖述、論理、咏物、述咏、引類、指事、析微、體物、假象、旁喻、叙體、總數、雙關、變態等二十門，反映了宋人對律賦題材門類及其作法的理解。今本《范文正集》中保存范仲淹律賦作品甚多，結合這篇序文，可以知道范仲淹於律賦之學實有會心。

別集中其他著作或篇章的序跋，也有可能包含賦論內容，物以稀為貴，往往值得珍惜。蕭統《文選序》總論賦之源流，皮日休《文藪序》評點自作之題旨，側重不同，各有所長。至於各種賦體總集之序跋，或亦收入別集，自然更應察覽。古人以文會友，箋牘往來，往往交流創作體會和論文心得，所以，書箋之類的文章中也頗見賦學文獻。魏晉之世，有楊修《答臨淄王箋》、曹丕《答卞蘭教》、《與楊德祖書》、陸雲《與兄平原書》、《與兄平原書》中的論賦片斷涉及面廣，探討較深，尤其可珍。韓愈《與馮宿論文書》，見於《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七；柳宗元《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見於《柳河東集注》卷三十四；蘇軾《答謝民師書》，見於《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四十六；略舉三例，可以想見全豹。唐宋以後的別集書箋之中也頗多論賦文字，有着豐富的尚待開掘的資源。

別集中的賦學文獻，在文體方面最別具一格的是以賦論文之什。從陸機《文賦》到白居易《賦賦》，一則泛論文章，一則專論賦體，一深一廣，各擅勝場，而在展現賦的表現力和文體彈性方面，則是異曲同工，殊途同歸。

金代王若虛博學多聞，有《滹南集》傳世。這部別集中雖然只有兩篇賦，但所收《史記辨惑》、《謬誤雜辨》、《文辨》等著述，多涉賦學，持論新異，不與人苟同，但也不免苛責古人，時或失之偏執。如卷三十四責《文選》析《二京賦》為二篇，析《三都賦》為三篇，卷三十七謂「科舉律賦不得預文章之數，雖工不足道也」，等等。別集之中諸如此類的文獻，顯然也

是賦學研究中所應該利用的。

二 總集

《隋書·經籍志》四：「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衆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採摘孔翠，芟翦繁蕪，自詩賦下，各爲條貫，合而編之，謂爲《流別》。」是後文集總鈔，作者繼軌，屬辭之士，以爲單奧，而取則焉。若改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建安以來辭賦創作的繁盛爲別集的滋生和總集的出現提供了合適的文學時機與土壤。賦在別集和總集中每列首位，固然因爲它的篇幅比較長大，賦體與集部之間的這一層歷史淵源也應該考慮在內。

歷代與賦相關的總集很多，有的兼收并蓄，總攬包括賦作在內的各體文學作品，如《文選》、《文館詞林》、《唐文粹》、《文苑英華》等；有的專收各體賦作，如《歷代賦彙》、《七十家賦鈔》、《賦海大觀》等。下文擇要依次敘述。

《文選》是中國文學史上影響最爲深遠的總集之一，它也一直是賦學研究者重點關注的對象之一。《文選》區分文體三十八類，而列賦於各體作品之首，在六十卷的李善注《文選》中，賦體占十九卷（卷一至卷十九）。這充分顯示了賦體文學在南朝人心目中的地位。時過境遷，到北宋之時，賦體的文學地位早就非復當年，而《文苑英華》仍然以賦列居文苑各體之首，足證此種編纂體例影響久遠。同時，《文選》對詩賦二體又按照其題材內容分門別類，賦體之中，計分京都、郊祀、耕籍、畋獵、紀行、游覽、宮殿、江海、物色、鳥獸、志、哀傷、論文、音樂、情等十五類。這種對賦作題材進行區分的做法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漢書·藝文志》中的雜賦分類。後來，這種目錄學分類法演進成爲一種總集編排義例，并構成具有中國文學特色的「題材分類目錄學」中的一支。從宋代的《文苑英華》到清代的《歷代賦彙》，都延續這種題材分類的編排方法，并各自根據賦史的發展實際和所選賦作的具體情況而有所調整。因此，將這一類大型總集中的「題材分類目錄」比較對照，對於研究賦壇各種題材創作之消長并進而把握辭賦創作走向以及時人的辭賦批評觀念，無疑很有學術價值，也是一個亟待深入的研究個案。

另一個與《文選》相關的辭賦研究文獻資源是李善的《文選注》。許多賦作舊注依賴李善《文選注》而得以保存，如卷四和卷五《蜀都賦》和《吳都賦》採用的是劉逵注，卷六《魏都賦》採用的是張載注，卷十五張衡《思立賦》採用的是無名氏

的舊注。另一方面，行世既久的舊注也好，李善新作的注也好，都不僅能够旁征博引，數典釋詞，在漢語史研究以及古籍輯佚等方面具有珍貴的文獻價值，而且有時分析寫法異同，具有文學批評的價值。後一類的材料總量無多，也比較容易被忽略，但認真挖掘，會有一些意外的收穫。例如，《文選》卷六《魏都賦》「周軒中天，丹墀臨森。增構峨峨，清塵影影，雲雀踞蹠而矯首，壯翼摛鏤於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暎日籠光於綺寮。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於寸眸，萬物可齊於一朝」一節張載注曰：

班固《西都賦》說鳳闕曰：「上觚稜而栖金雀。」凡鳥之栖也，羽翼戢弭。以今揆古，言栖，非所睹之形也。張衡《西京賦》曰：「鳳翥鸞於堯標，感想風而欲翔。」此鳳之住有定向，而風無一方，則不宜言想風也。但鳥跂則形定翼住，飛則斂足絕據，踞則舉羽翻用勢，若將飛而尚住。故言「雲雀踞蹠而矯首」也。……王褒《甘泉賦》曰：「十分未升其一，增惶懼而目眩。若播岸而臨坑，登木末以窺泉。」揚雄《甘泉賦》說臺曰：「鬼魅不能自逮，半長途而下顛。」班固《西都賦》說臺曰：「攀井干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舍靈檻而却倚，若顛墮而復稽。」張衡《西京賦》說臺曰：「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竦矜。非都虛之輕躡，孰能超而飛升。」此四賢所以說臺榭之體，皆危峴悚懼，雖輕捷與鬼神，由莫得而自逮也，非夫王公大人聊以雍容升高，彌望得意之謂也。异乎老子曰：「若春升臺之為樂焉。」故引習步頓以實下，稱八方之究遠，適可以圍於徑寸之眸子，言其理曠而當情也。^⑥

這一段注討論辭賦作品中如何描寫鳥將飛之勢，如何描寫臺榭之高，通過對班固《西都賦》、張衡《西京賦》以及左思《魏都賦》中相似句子的比較，「指出同異，顯明優劣，可以說兼有詩文評的作用」。^⑦顯然，這已超出了單純注釋的範疇，而拓廣到批評的領域。又如，日本京都大學影印的唐鈔本《文選集注》卷八左太冲《三都賦序》注引綦毋邃《三都賦注》，於「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嘆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句下云：「凡引四者，皆非西京之所有也。」於「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核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下云：「蓋是韓非所謂畫鬼魅易為好，畫狗馬難為工之類也。」^⑧這就不僅解釋了文意，也評論了賦的修辭及藝術手法。研究賦體創作或賦體文章學的人，尤其不應該忽略這一類的注。

利用《文選》注，要注意辨證其中的詛誤。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詛誤是在刊刻傳鈔過程中產生的，一字之差，就有可能造成解釋的困惑，甚至產生連鎖的誤導。比如，《文選》卷二十六潘岳《在懷縣作》李善注引繁欽《柳樹賦》佚句，有一

誤本題作繁欽《抑檢賦》，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沿襲其誤，遂使賦題與賦文之間齟齬難通。又如，《文選》卷二十二《宿東園》詩李善注引陸機《應詔》，題意不明，也難以確定它究竟屬於哪一種文體。幸而同書卷二十《東游應詔詩》李善注再次引錄同樣的句子，而題作陸機《應嘉賦》，參考《藝文類聚》卷三十六所錄陸機《應嘉賦》片斷，才能確定所謂陸機《應詔》實際上是《應嘉賦》之訛，而《應嘉賦》是陸機為應答友人所作《嘉遯賦》而寫，題意既明，兩處注文之歧異難題便隨之而冰釋。總之，對待這一類問題，一要注意選擇善本以對勘，二要尋覓相關文獻綫索進行辨證。

《文選》因其在前十卷甄錄了一系列漢魏六朝賦名篇，而成爲現存最早的一部包括漢魏六朝賦的選本。一千多年來，歷代《文選》學著作汗牛充棟，蔚爲大觀，其中涉及漢魏六朝賦評注的材料相當豐富。《文選集評》中引錄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清人何焯是著名的《文選》學者，其《義門讀書記》中有相當一部分記錄他研讀漢魏六朝賦的心得。要之，在《文選》學的典籍中，也有相當數量的賦學文獻亟待整理。

魏晉南北朝時代出現的總集頗多，其中包括專收各體賦作的總集，但除了《文選》之外，完整傳世者幾乎沒有。唐高宗時，許敬宗奉敕纂輯先秦至唐初詩文，撰成《文館詞林》一千卷。這部書中國本土早在宋初就已經亡佚，但它早在初唐時代就傳入日本，并有鈔本殘卷存留至今，共三十卷。殘卷中保存的先唐及唐代文章有二百多篇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和《全唐文》所未收的。在賦學研究方面，最值得珍視的是卷四一四存錄的王粲《七釋》和傅巽《七誨》。這兩篇七體作品在中土早已逸失，唐宋類書等文獻之中雖有引錄，但都是零星片斷，而這裏所存錄的《七釋》首尾完整，《七誨》也保留了全文的大半部分，只佚失後面一小半。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編者對《七釋》、《七誨》等七體作品一律稱爲「八首」，與《文選》中看待七體的觀點相同。古人對於七體篇章結構的認識與今人有所不同，在這個事例中得到了說明。二〇〇一年，中華書局出版了羅國威整理的《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今天使用此書要比以前便捷多了。

與《文館詞林》相同，北宋李昉等人編的《文苑英華》一書也是奉敕纂輯，全書也多達一千卷。賦在這部大型總集中排列在各體詩文之首，共一百五十卷，其卷數及所占篇幅僅次於詩。賦體之下，編者又按題材依次分爲天象、歲時、地類、水、帝德、京都、邑居、宮室、苑囿、朝會、禋祀、行幸、諷諭、儒學、軍旅、治道、耕籍、田農、樂、鐘鼓、雜伎、飲食、符瑞、人事、志、射、博奕、工藝、器用、服章、圖畫、寶、絲帛、舟車、薪火、畋漁、道釋、紀行、游覽、哀傷、鳥獸、蟲魚、草木等四十三個門類，其中有相當一部分與《文選》所分十五類重疊，更多的則是新增的類別。清人李慈銘《越縕堂日記》光緒戊子十一

月十三日批評《文苑英華》所收賦中，「唐賦居十之七八，陳陳相因，最無足觀。」實際上，唐人別集自南宋以後多有散佚，唐賦尤其是唐代律賦作品多賴此書而得以保存，《全唐文》及今人重編唐人文集，往往可從此書取資。例如曾撰有《賦格》一卷的中唐律賦名家紇干俞，其賦今存五篇，全部見於《文苑英華》之中^①，如果沒有《文苑英華》，我們對他的賦創作就可能一無所知。因此，在今天看來，李慈銘無視《文苑英華》在唐賦研究方面的輯佚和校勘價值，其持論不免過於苛刻。此外，《文苑英華》的編纂體例和題材分類也值得關注。在收錄作品的時間涵蓋面上，它基本上接《文選》，下迄晚唐五代，可以看作是《文選》的續編，所以，將《文選》與《文苑英華》二書有關賦的編錄原則作一番比較對照，也是饒有意味的。

宋代另一本重要總集是《唐文粹》。這部書是北宋人姚鉉所編，成書稍後於《文苑英華》。在選錄作品方面，《文苑英華》求全，而《唐文粹》求精，其於賦專收唐人古體而不錄律賦，也與《文苑英華》大異其趣，然而也正可以互補，呈現唐代古賦一體的發展脈絡。《唐文粹》全書一百卷，第一至九卷為古賦，計五十五篇，分屬聖德、失道、京都、郊廟、符寶、象緯、閱武、誓師、海、名山、花卉草木、鳥獸昆蟲、古器、物景、決疑、修身、哀樂愁思、夢等十八個類目，其中「失道」、「決疑」等類目標新立異，體現了其立足點的與眾不同之處。

《古文苑》一書，相傳為北宋人孫洙於佛寺經龕中所得唐人舊藏本，「所錄詩賦雜文，自東周迄於南齊，凡二百六十余首」，南宋章樵為之注釋整理，編成二十一卷，其中賦共計七卷六十篇，多有「史傳《文選》所不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古文苑》提要）者。由於這部書身世模糊，來歷不明，其中所收賦，如宋玉《笛》、《大言》、《小言》、《諷》、《釣》、《舞》等六賦，以及已見於《西京雜記》的梁孝王忘憂館時豪諸賦和漢中山王《文木賦》等篇，學者頗多致疑，所以，深化對該書的研究，儘可能勘破其成書真相，對於推動先唐賦史研究是很有積極意義的。此外，《宋文鑒》、《元文類》、《明文衡》以及《古文辭類纂》等總集對賦學研究也有較高的文獻或其他參考價值。

現存專收賦體作品的總集，絕大多數都是元代以後的書。宋元人編撰的賦體總集，往往是為當時的科舉應試服務的，而科舉考試的需要一直是編選賦體總集的重要文化背景之一。《四庫全書總目》集部總集類存目有《永樂大典》本《大全賦會》五十卷，所錄「皆南宋程試之文」。收入《宛委別藏》叢書的《青雲梯》三卷，專錄元代科場舉子應試所用的程式之賦，其用意在於書名中已經揭示無遺。全書收賦一百一十一篇，其中八十多篇是《歷代賦彙》未及採錄的，頗有文獻價

值。元人祝堯《古賦辨體》也是在元代科舉以古賦取士的背景下出現的。全書正編八卷，分爲楚辭體、兩漢體、三國六朝體、唐體、宋體，這是賦的主體；外錄二卷，收錄擬騷作品以及琴操歌等作品，這屬於賦體支流。作者自述其宗旨在於選錄作品，辨其體格，「因時代之高下，而論其述作之不同，因體制之沿革，而要其指歸之當一，庶幾可以由今之體以復古之體云。」復古的目的至爲明顯。雖然這是一部以科舉考試爲背景的賦體總集，但作者持論却并不迂執，觀點頗多可取，對明清兩代賦論影響甚大。《四庫全書總目》稱其「於正變源流，亦言之最確」，這是很切中肯綮的評價。清人法式善《三十科同館賦鈔》、李元度《賦學正鵠》等，也帶有科舉考試的背景。清代以詩賦試士，館閣中特別重視律賦，加上時人還認爲律賦作法與八股相通，因此律賦選本特多。如道光乙巳（一八四五）鐫刻的《韻蘭賦鈔》二集、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刊刻的《唐律賦鈔》、蘇輿選輯《律賦類纂》、馬傳庚《選注六朝唐賦》等。後兩書較爲易見，前兩種在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有收藏，在國內的收藏情況暫不清楚。

《歷代賦彙》是清康熙時大學士陳元龍奉敕編纂，書前有康熙御制的序言，所以收入《四庫全書》時稱爲《御定歷代賦彙》。全書正集一百四十卷，收敘事體物之作，下分天象、歲時、地理、都邑、治道、典禮、禎祥、蒐狩、文學、武功、性道、農桑、宮殿、室宇、器用、舟車、音樂、玉帛、服飾、飲食、書畫、巧藝、仙釋、覽古、寓言、草木、花果、鳥獸、鱗蟲等三十個類目；外集二十卷，收抒情言志之作，下分言志、懷思、行旅、曠達、美麗、諷喻、情感、人事等八個類目。其類目設置最宜與《文苑英華》比類而觀。這是目前爲止輯錄先秦至明代賦作最爲完備的總集，較之清陸棻《歷朝賦格》十五卷、王修玉《歷朝賦楷》八卷，其全備的特點尤其突出。《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稱本書「正變兼陳，洪纖畢具，信爲賦家之大觀」，實非過譽。當然，由於篇幅太大，編纂也比較倉促，本書也存在不少誤脫訛闕，馬積高《歷代辭賦研究史料概述》頁二〇四—二〇六已經指出，這裏不擬重復。

在規模大全方面能與《歷代賦彙》相媲美的只有晚清時編輯的《賦海大觀》。這部書編者署名「廬江太守」，具體姓名未詳。《歷代賦彙》收賦四千多篇，《賦海大觀》則更多達一萬二千多篇，類目大分三十二類，細目再分五百多種，雖然便於翻檢，也實在不勝其煩瑣。此書在《歷代賦彙》之外，又加收清賦約八千篇，爲研究清代辭賦提供了重要的文獻基礎。可惜此書不常見，也不便於閱讀，隨着賦學研究的全面展開，這本書的整理編印也應該提上議事日程了。目前爲止，宋元明清四代文章全集還沒有或沒有全部出版，因此，對研究宋元明清賦的學者來說，這兩部書在供給作品材料方面確實

予人很大方便。

與《歷代賦彙》、《賦海大觀》等標榜全備的總集不同，另有一些賦總集是以精選鈔本為旨歸。如趙維烈輯《歷代賦鈔》、王芑孫選輯《古賦識小錄》和張惠言所輯《七十家賦鈔》。《歷代賦鈔》鈔選先秦至明代賦，不拘一朝一體，選擇較精。《古賦識小錄》專選小賦，比較着重賦的諷諭或諷刺意義。《七十家賦鈔》採輯自屈原至庾信凡七十家，賦作二百零六篇。張惠言論賦宗先秦兩漢，認為魏晉以下雖變而不失其宗，降至庾信的時候，賦體變化已窮，所以他對南北朝以後的賦存而不論。這種觀點對晚清及近代賦學界都產生了影響。

張惠言長於評鑒，書中對具體作品的評論往往簡明扼要，發人所未發，見人所未見。由此還可以聯繫到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的一個傳統，即總集既通過篇目的別裁選定來間接表示編者的軒輊抑揚，表達其藝術主張，又直接在序跋或批注中對作家作品進行評論，表達其理論觀點。西晉摯虞所編《文章流別志》即是一例，其書雖亡，而其賦論仍有存者。祝堯《古賦辨體》對賦之體格多有論析，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一種賦話著作。張溥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時，為各書撰寫了一篇題辭，彙編為《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其中也有若干篇涉及到賦家賦作的評論，如謂江淹《恨》、《別》，音制一變（《江醴陵集》題辭）；評張融《海賦》文詞詭激，欲前無木華，雖體制未諧，藩籬已判（《張長史集》題辭）；等等，都是頗有見地的。這一類文獻散落各處，但明珠不可暗投，應該注意搜集、使用。

最後，清人所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唐文》和今人所編《全宋文》、《全元文》等一代文章總集，往往可以補正前述總集之闕漏。今人費正剛等輯校的《全漢賦》輯錄兩漢賦作最全。凡此諸書，學者自應參看。

三 詩話

在傳統詩文評著作中，詩話的數量和所占比例最為可觀。歷代詩話之形式大同小異，而內容則五花八門。宋人許覲在其《許彥周詩話》的自序中說：「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若含譏諷，著過惡，誚紕謬，皆所不取。」許氏所不取的後三項內容，其他詩話著作并未全然排斥，至於評論賦家賦作，則一般詩話更不排斥。詩話中涉及賦學研究的文獻屢見不鮮，其例不勝枚舉。

從主觀上說，詩話作者常常跨越文體的界限，打破時空的樊籬，打通各體文學；從客觀上說，賦體兼有詩文二體的某些特徵，詩賦之間有千絲萬縷的密切關係；因此，在評詩論文的過程中涉及到賦，或者以賦為參照系，詩賦並論，或詩賦對照，是十分常見也極為自然的。南朝鍾嶸《詩品》是最早的詩文評著作之一。《詩品》下品「宋監典事區惠恭」條記載，胡人區惠恭善詩賦，而好為嘲調，曾作《獨樂賦》，「語侵給主，被斥」。當時人重名輕實和作賦調笑的風氣，都可以從這段軼事中看出來。南朝宋武帝很欣賞謝莊《月賦》，曾與顏延之談起此賦，延之半帶嘲戲地表示，謝莊只知道「隔千里今共明月」。唐代大中年間，范陽盧獻卿寫了一篇《愍征賦》，長達數千言，當時有人將其與庾信《哀江南賦》相比擬，司空圖還專門為之作注，可見其傳播之遠，影響之大。這兩件事分別見於孟榮《本事詩》的《嘲戲第七》和《徵咎第六》中，當然有助於賦史評論，也很好地說明了詩話與筆記的相近之處。

宋代人好作詩話，可謂盛況空前，僅據郭紹虞《宋詩話考》作初步統計，就有一百三十多種。歐陽修曾經在《六一詩話》中感嘆：「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於詩，故絕無可稱者。」言下之意，當時人肆力於賦，而不用工於詩。雖然熙寧以後的形勢與此有所不同，但是說終宋之世，業進士者都很重視賦學，詩話中常有論賦內容，則是毫不誇張的。詩話中論賦內容涉及面極廣，不僅上文所舉「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諸項時或可見，甚至「含譏諷，著過惡，誚紕謬」，也不乏其例。

不妨以劉克莊《後村詩話》為例略作闡述。南宋詩人劉克莊是頗善作賦的，其《後村先生大全集》中所錄諸賦可以證明。《後村詩話》中多處論賦，或極有史料價值，或頗具獨到的藝術眼光。如《後集》卷一中有一條評論歷代賦作之前後相犯問題：「《賓戲》犯《客難》，《洛神賦》犯《高唐》，《送窮文》犯《逐貧賦》，《貞符》犯《封禪書》，《王命論》。洪氏《隨筆》記《阿房賦》犯《華山賦》中語。余讀陸倕《長城賦》，首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民滅。」不覺失笑，曰：「此豈非《蜀山兀，阿房出》之本祖歟？」倕名輩在樊川前。《阿房宮賦》是宋人頗為愛談的篇目之一。其中有句云：「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轉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這幾句造語新奇，歷來為人稱賞，宋人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卷一甚至認為「歐公《醉翁亭記》步驟類《阿房（宮）賦》」。而洪邁《容齋隨筆》五筆卷七「唐賦造語相似」條則指出杜牧此賦這一套造語句式頗襲楊敬之《華山賦》。劉克莊在這裏進一步指出，《阿房宮賦》開篇也是其來有自。確實，陸倕、杜牧二賦不僅同樣用三言，同樣用人聲字

句句諧韻，而且同樣寫秦事，杜賦明顯有仿學的痕迹。^①證明這一點并不是要貶低杜牧此賦的藝術成就與文學價值，而是說明一個成功的賦家往往轉益多師，一篇膾炙人口的名篇背後往往還有許多不那麼有名的作品為支撐。劉克莊對唐代著名詩人李商隱的賦頗為重視。李商隱賦作雖然不多，但是很有個性。他的《虱賦》和《蝎賦》兩篇都只有區區三十二個字，然而言簡意賅，體制與立意都值得注意。《後村詩話》後集卷一曾摘錄《虱賦》後四句，稱贊它「雖甚簡短，然有意味。」《虱賦》云：「亦氣而孕，亦卵而成。晨鷺露鶴，不知其生。爾職惟齧，而不善齧，回臭而多，蹈香而絕。」與李商隱同時而稍後的詩人陸龜蒙受李商隱影響，寫過一篇《後虱賦》，其序曰：「余讀玉溪生《虱賦》，有就賢避跖之嘆，似未知虱，作《後虱賦》以矯之。」其賦云：「衣緇守白，發華守黑，不為物遷，是有恒德。小人趨時，必變顏色。棄瘠涵腴，乃虱之賊。」他在賦中反義山之意而作翻案文章，結合其所處的時代，可知是有感而發，借虱以罵世。同書續集卷二又提到李商隱的另外三篇賦：《蝎賦》、《虎賦》、《惡馬賦》，在抄錄賦文之外，劉克莊加注云：「已上三賦見《玉溪集》。」除了《蝎賦》外，另外二賦未見於傳世各本李義山文集，劉克莊所錄乃是據當時流行的集本，提供了可靠的輯佚文獻。

宋人詩話著作中有輯錄一體，主要靠輯錄諸家詩話并兼採其他著作中的詩話內容而成書。在這種輯錄體的詩話總集中，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阮閱《詩話總龜》和魏慶之《詩人玉屑》三書最為重要。以《詩話總龜》為例，據周本淳《詩話總龜前言》統計，此書「前集共引書近一百書，其中詩話或與詩話相關的書占大半，而多數都已散佚」。從《詩話總龜》中嘗鼎一臠，也就大體可以了解整個宋代詩話著作中賦話內容的豐富及其價值。本書前集卷八《評論門》引黃庭堅論賦語云：「凡作賦，要須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為師格，略依仿其步驟，乃有古風。」也許需要結合更多的文獻，從更廣闊的背景（包括黃氏的詩論文論）上才能深入理解黃庭堅此語的意義。前集卷三十一「章聖朝試《天德清明賦》」條可見試賦於用韻之講究；前集卷四十一「談諧門」下「仁宗朝試《山海天地之藏賦》」可見試賦於用事之講究。宋人因試賦而重賦學，也可從這兩條詩話中看出。前集卷四十五「傷悼門」記泉南才士錢熙以獻《四夷來王賦》，太宗愛其才，後亦不達而故；後集卷九《稱薦門》記太學生周邦彥元豐初進《汴都賦》，「神宗命之以官，除太學錄。其後流落不偶，浮沉州縣三十餘年。」二人同樣獻賦，而命運有同有異。如果由此入手，廣泛調查宋代獻賦的有關史料，詳細分析其中的各種情形，并結合更多材料，進而綜合考評獻賦之舉在歷代政治及文化結構的不同位置及作用，其中可待闡發的意義空間還是相當大的。謝觀（七九三—八六五）以善作律賦著名於時，後來其作品多有散失，以致在當代人撰寫的賦史論著中甚至不被